

仰望星光灿烂的夜晚，我们常看到最明亮的几颗，却忘记没有无数肉眼难见的小星星，银河不会如此璀璨。

上海电影制片厂有一批老演员，就像星河里的小星星，一辈子只是演配角，演小人物，毫不起眼。他们平常的生活，和社会上那些百姓一样，工资不高，日夜操劳。多拍一部影视剧，为能多赚一点钱，改善生活，也为多实现一点自己的艺术梦。这些老艺术家组成的不知名的“龙套”群体，长年累月在银幕上不论角色大小，有戏便上。茂路就是这“龙套兵团”中一员。

他在电影中经常出现，演着农村大爷、卖艺老汉、地痞无赖、流氓乞丐、反动小军官等各类小人物。茂路参加过拍摄的影片太多了。《武训传》《关连长》《宋景诗》《女篮五号》《不夜城》《护士日记》《林冲》《长虹》《聂耳》《今天我休息》《乔老爷上轿》《51号兵站》《燎原》《红日》《舞台姐妹》《火红的年代》……其中大部分大家都看过，可是多少人注意过这位叫茂路的老演员呢？多少人记得这样一片“绿叶”衬托过红花？我和茂路在影视剧中有过合作，所以也不揣冒昧，写下纪念他的这篇文章。

茂路的表演非常生活化，也有很大的本色。他的外相，活脱脱就是普通百姓的一员，他演农民，根本不用化妆，一上镜头就是。电影《血战台儿庄》，明星云集，而一个山东老少爷，只有几分钟的戏，却把中国百姓的不屈不挠表现得淋漓尽致，让观众潸然泪下。谁演的？茂路。聪明导演明白，一个演员找对了，戏里的

“杀生”这词令人胆颤。佛教里指杀害一切生灵为十恶之首。佛门十诫中，第一诫乃为不得杀生。“放生”，上了年纪的人都不陌生。从前，我家附近的横滨桥，那家木桥桥墩上，这道风景屡演不断。如今环保意识深入人心，随便往河里扔些活物是不允许的。今年6月17日那天，曾在网上看到有关部门在长江放生鱼儿的信息，那是有组织的公益活动，是好事。

前些日，从小辈那儿听到“杀熟”一词，颇为不解。经年轻人细说后，方知是买卖中常见的一种手段，即卖方遇到熟人买主时，故意抬高价位，以牟取暴利。“杀熟”刀手面相温柔，下刀锋利。挨宰的买主往往被坑后还木知木觉。出于信任卖方，熟人买东西常不问价；或友情为重，不屑计较铢铢……宰熟者深谙买卖心理学，自有一套宰熟的歪理。身边的同辈人，大多也似我不谙“行情”，可见吾等木讷、落伍得可以。

细细又想，类似被杀熟的轶事，身边也并非不闻。某大姐欲置换房，想找个熟识的房屋中介商操办。老总态度积极诚恳，事情也办得不错，中介费收了两个百分点——六位数。胞妹二姐也想买房，大姐便托店里业务员找房源。小伙子跑得起劲，还心直口快向大姐透露：我们老总说了，交易成功后只收你1.5个百分点，再送一台大彩电！老实的大姐听后久久默然。商海深深，深有几许？明文规定的中介费，原来也有伸缩空间的！

某先生想旧房翻新，把工程托给朋友搞家装的老家。生活要做好，钞票依讲多少就多少，出于信任，用人不疑。没签合同，没订契约，一番话说得慷慨、爽气。生活做得可以，工程结束时老板来结账，微信发过来，附上几页长长的明细账单。搞工程装修的外甥女关心姨父姨妈，得空过来一看账单，惊得无语：隔壁小年轻邻居，房子装修完才一年，行情拎得明白，听了报价他直言不讳：你被人家恶宰了；还有，卖品牌瓷砖的女经理，得知光给瓷砖填个“美缝”剂，就要收钞票二万七，电话里愤愤不平：价钿高到南天门去了，开啥个国际玩笑……书呆子的业主这才恍然。碍于朋友情面，不便告之其中的猫腻，但又甘心挨宰，只是拨电话给老板惴惴小心地询问。听筒那头，老板倒是语调平静，一句话笑答：“哦，是市场价，市场价。”这把杀熟刀，刀刀快于激光切割，宰你没商量。

点开网络看看，利用大数据“杀熟”老顾客的例子真不少。某些航空公司机票、出租车订车、旅馆订房间，里面花头经多着呢，熟客被“杀”还蒙在鼓里不知情。从前做生意，不良商人会有欺生，现在不法商人会欺熟。

杀生有放生，杀熟有无“放熟”？也有哇。“老生意了，便宜点卖给依”，这类话便是。不过让的都是蝇头小利，放不放无所谓。人际交往，彼此关系的生与熟本不应受牵制，买卖更如此。公开、公平、公正，明码实价就是标准。“杀熟”纯属坑、蒙、拐、骗行为，是坏事，必须要坚决抵制。

人物就成功了一半。斯言信矣！

我和茂路第一次合作是在电影《秦川情》中。该影片导演是黄祖模，影片描写中年农民桩桩收养了个逃荒姑娘榆钱儿，想等她长大后与之成亲，榆钱儿后来却爱上了一位青年农民，村里人分成两派，年老的要烧死这对青年恋人，年轻的要保护他们。茂路演老农民，我演年轻农民。都是小配角，都想多上一些镜头

“龙套”明星茂路

汪正煜

头，所以两人在同一个镜头时，都要抢镜头。最有趣的是火烧那场戏，在陕西拍摄地没拍好，回上海看了样片要重拍。在大火熊熊的柴禾前，年老的喊，烧死她，年轻的大叫，不能烧！我和茂路两人推来搡去直往镜头前挤。演了半天，大汗淋漓，摄影师沈妙荣却放下相机大笑说：你们这样抢镜头，我哪能拍法子啊？黄导演也知道抢镜头，只是笑着讲：蛮好嘛，一个要烧，一个不让，抢来抢去。拍下去！

多少年过去了，这个情景至今历历在目。其实，演农民，我远不如他。我是跟着主角吕晓禾常去当地集市，体验生活，观察农民的举止，才稍演得像个农民。后来还写了篇小说《泥土里的汗水》，重现拍摄的小会。无论什么角色，茂路都愿意演。《宝葫芦的秘密》里他就演个看不到多少人脸的宝葫芦。他家境不怎么好，从小家里穷，中学没毕业就到铁路局干体力活。当了演员也靠工资和非薄的稿酬养家。那时演员的酬



在打工的日子里，期盼的是四季如春。尽管季节变换颠覆了期盼的希冀，但丝毫动摇不了我要生存的信念。于是，随从子女回沪的那一天起，顾不了酷暑和严寒的交替，力求用付出去获取劳动换来的价值。只要有白天和黑夜，那就是获取希望的延续。

酷暑没有读懂打工者的期盼。那是上世纪末，临平北路建造欧洲花园，我在建筑工地打工，担当某一施工现场管理。挖土、制模、绑扎钢筋，浇灌混凝土……每个流程都要现场跟班。天晴温度高，正是建筑施工争时间抢进度的好时机。烈日当空，楼面没有遮挡板，没有太阳伞，我戴着安全帽，俨然马路警察，站立在蒸炉一般的施工现场。泥工们牵住混凝土输送管，像舞龙似的（现在泵车定位很精准）把混凝土送到点位，接着开启振动泵捣鼓，泥浆

长宁区有条极不起眼的小马路——种德桥路，位于法华古镇，短短百来米，宽不过四五米，却是法华古镇历来最热闹繁华的小街，记忆中的景象丝毫不逊色于朱家角古镇的北街。种德桥路上柴米油盐酱醋茶各色商铺俱全，记得曾有澡堂、茶馆、布店、南货店、饭馆、五金店、食品店等，商铺一字排开，四十年前，这里还是相当热闹的。家里需要啥，母亲会要我去一趟“法华街”都能采买到。挨着种德桥路南头有法华镇路菜市场，三年困难时期我曾排队排队采买年菜。可以说我是伴着种德桥路长大的。

明清以来，穿越法华古镇的李滌泾（法华浜）上桥梁众多，种德桥是古镇西部的一座桥，它还有一个名字——庙桥。查阅法华古镇图，桥西曾有座韦

金十分低，每天加班班，只拿六角八分钱。我们拍戏时，吃饭也是电影厂带个厨师到组里烧饭的。茂路吃得很节省。《秦川情》镜头拍完，按例，导演请客吃关机饭，那天正好是吕晓禾获金鸡百花双奖，全组兴高采烈，敞怀畅饮，我和晓禾都酩酊大醉。茂路却不愿酗酒，他还拿个饭盒把多余的好菜装起来，准备明天回沪带给他老妻吃。

厂里有人笑他“抠门”，其实他是个爱家的好男人。我后来在执导的一部电视剧里找过茂路，也是小角色，一点点戏。拍完戏，我关照制片，多给点稿费，还不要让他知道，因为他为人正直，多拿的钱，一分也不要。以后我们很久没见面。有一天在电影厂，他看见了我，拉我到边上，小声说：“你以后有什么戏来找我，好吗？不管多少戏，只要让我能赚两包香烟的钱。……”我当时听了这话，差点流泪。

茂路的女儿后来也到电影厂工作，在服装组。我和她在影视中合作过几次。她说话大声大气，抽着香烟，很直爽。有人告诉我，这是茂路女儿，我简直不相信：和她的谨慎畏葸的父亲太不一样了！

作为一个影视工作者，德艺双全是时代对我们的起码要求。我不敢说像茂路这些老前辈的演员十全十美，但是，他们的经历，他们对艺术的执着，他们人品中的美德，是值得学习的。我还和上影的金牌配角李季有四次合作，其中一次在《林则徐赈粮》中，没有他演的老灾民，我演的林则徐也无法演好。

演员并非都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有钱有势，可以吃五喝六。他们也是普通人。茂路活了八十五岁，李季在百岁谢世。清苦勤劳的人，长寿。

谨以此文纪念茂路、李季老师——和我曾经抢镜头的“龙套”明星。

像沸腾的开水冒泡飞溅。整个流程弄得浑身沾满了汗水和泥土，宛如泥菩萨似笑非笑的模样。待工序停当，咕咚咕咚喝下一碗大麦茶。

七八月间，我在复旦大学家属楼做屋面平坡工程，唯有早上酷暑还没有醒来，有一丝丝温和的感觉，其余时间都被高温笼罩着。老旧公房屋面施工，天晴还要防天雨，丝毫没有指望酷暑降温。若短时刮起大风，下一场暴雨，那是致命的打击。高温也罢，时不我待。清透楼上的垃圾和障碍物，又把底下的材料吊上去，电动葫芦发出了沙哑的声音。有个姓汪的退休老师令人敬佩，她每天一大早就烧好一锅开水，

天王庙，香火鼎盛，毁于小刀会起义，后逐渐有乡人在废墟上卖菜，成为菜场是在民国时期。桥南桥北当年商铺云集，熙熙攘攘，最繁华的是桥北堍即种德桥路。1958年，李滌泾埋管建路，法华浜上的种德桥等十五座桥全部拆除，留下来的只有种德桥路、香花桥路等

打卡种德桥路



夏日最后的狂欢 王泽民 摄

那天自驾周边游。路上闲聊，说到车载手机架，老戈说：几年前，一个朋友来宜昌，看到我车上的手机架，说好看又方便。后来呢，他回家打电话来，说还在途中就收到快递信息，左思右想自己最近没有网购，到家拆了快递看到同款手机架，才知道是我给他买的，货还比他人先到。老戈有些开心：嗨，他说只有我会这么有意。

我也讲了一件事。前些时，与几个多日不见的老友会面，席间上来一道小炒辣子鸡，我尝了一块，对坐在旁边的华哥说：这个菜没有你做的好吃。过了几日，和他妻子群姐一起上课，她拿出一个用塑料袋包得严实的饭盒，说：华哥专门给你做的辣子鸡。哎呀，我感动得连声慨叹：就是那天吃饭的时候念叨了一句，华哥就记在心里了。群姐说：华哥一边做一边嗔怪你是谁，只一句话他就要给你做。我哈哈笑了：我就是无心的那个说者，他是有意的那个听者嘛。

如此这般无心与有意的事还不少。几年前的某一日，我在家炖鸡汤，感慨现在市场上标榜的土鸡也不土，炖出

来的汤根本看不到金黄色的油花，喝起来也是寡淡无味。一时手痒，发了一个朋友圈抒发遗憾情绪。发者无心啊，看者却不乏有意的。不几日，先后有两个县里的朋友给我送来土鸡，那是她们到乡下找农户购买的地道走地鸡，还周到地杀好，洗净，就差剁块了。我丈夫说：看看，说话要小心吧，以后不要随便说话。我心中股股暖意翻涌，也只能点头说好，从此再不敢在朋友圈流露自己缺啥的意思。

多年前，我在校报编辑部工作，带着一群学生，负责校报的编辑发行工作。学生们来自各二级学院，经过笔试、面试被录用，有文科专业的，也有喜爱文学的理科专业生。每周一的中午，我都会召集他们开会，安排一周工作。应该是有一会后和几个爱好书法的孩子闲聊，我提及喜欢褚遂良的小楷，很想买一本他的《雁塔圣教序》，但是本地书店缺货。寒假后的一天早上，刚上班不久，学生小庄就走进办公室，脸上带着一丝丝得意的神情，轻轻把手上拿着的一本册子放到我面前，那是一本历代名家楷书临习教程——褚遂良的《雁塔圣教序》。小庄是西安人，寒假回家，专门为我找到这本字帖。我既开心又感动，一时都不知道说什么才好。

那天，十多年前的学生春先在微信上对我说：黄老师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姐姐扦插的绣球花没能成活，明年插好了再给您送来。我一愣，才想起来，夏天时春先在朋友圈发了成片绣球花的图片，我点了赞，还说绣球花好看，她就惦记着要让姐姐给我扦插两盆。我也就是随手发个评论，她却看到了心上。很喜欢一句话：“有些人，光是遇见，已经是上上签了。”人这一生，遇见的人很多，那些能成为自己身边有心者的，就是这辈子最值得珍藏的美好。

整个夏天，我们就这样经受着烈日的暴晒，汗水的浇淋。工作服上面的汗渍像一道道心肠跳动的流水线，盐霜清晰可见。天啊，不那么酷得炽烈，给人间一点柔和不好吗？打工者心里有一种平和的渴望。但也许，酷暑就是要用这样的气势，催熟作物生长。懂得了这个季节，适应了这个环境，应对有方，就会有蓬勃生机的气，自信地去孕育丰硕的果实。正因为经得起风雨沧桑的洗礼，方才得到有心人的敬重。

度过酷暑，就是收获的金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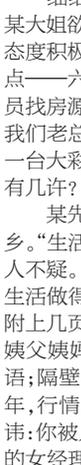
七夕会

周年展览 酷暑多次奔波在种德桥路上。如今，外孙女维尼放学后，祖孙俩走在种德桥路上，孩子兴奋地对我说着学校的趣事和心中的美好故事，笑声伴随着祖孙俩的脚步徜徉在种德桥路上。

种德桥路的名字给我美好的遐想：古人以为人的美德是可以像种植庄稼一样精心培育的，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髓就在于此！我50多年学雷锋的人生经历，不也是这个初心么！如今，昭化路至安化路的窄巷将继续向北辟建、延伸，工期三个月，为不扰民，基本安排夜间施工。种德桥路将与武夷路十字交叉，静雅肃爽的精髓将在种德桥路得以拓展，成为长宁区文明城区建设的又一个亮丽窗口。朋友，届时来种德桥路打卡哦！

杀「熟」

吴莉莉



边看边聊

俞鸿虎

打卡种德桥路

俞鸿虎 舅爷——时任新四军特工大队长的傅并学烈士，他于1943年壮烈牺牲。老人从事抗日秘密工作，他的英雄事迹连家人都不知道。提起大舅爷时，岳母始终说不清楚自家胞兄牺牲细节，只是说：“大舅爷牺牲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留下4个年幼的孩子……”在我们后辈心目中，大舅爷就是一位英雄。我为建军90